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熊图腾 中华祖先神话探源

(增订本)

叶舒宪◎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熊图腾

中华祖先神话探源

(增订本)

叶舒宪◎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SK18N01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叶舒宪著. —增订本.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 3
(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
ISBN 978-7-5613-9833-3

I. ①熊… II. ①叶… III. ①图腾崇拜—研究—中国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5917 号

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

XIONG TUTENG: ZHONGHUA ZUXIAN SHENHUA TANYUAN
叶舒宪 著

责任编辑	王文翠
责任校对	刘存龙
装帧设计	田东风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44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833-3
定 价	7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35 传真:(029)85303879

总序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之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中国文学人类学原创书系”,对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人文学界催生的这个新兴学科,给出一个较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以便继往开来,积极拓展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新局面,可谓恰逢其时。

50后这代人的青春岁月,激荡在汹涌澎湃的“文革”浪潮之中。“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相当于天赐给这一代知识人第二次青春。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在1978年春天步入大学校园,那种只争朝夕、如饥似渴的求学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也第一次带来人文科学方面的世界景观。正如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市场经济模式一样,人文学者们也投入全副精力,虚心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神话-原型批评”就是当时的新方法讨论热潮中,最早进入我们视野的一个理论流派。1986年我编成译文集《神话-原型批评》时,先将长序刊发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文中介绍原型理论的宗师弗莱的观点时讲道:

物理学和天文学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化学形成于18世纪,生物学形成于19世纪,而社会科学则形成于20世纪。系统的文

学批评学知识到了今天才得以发展。……正像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有赖于把握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一部文学作品,它所体现的规律性因素不是作家个人天才创造发明的,而是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在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这种规律性的因素就是原型。

从文学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植根于原始文化,最初的文学模式必然要追溯到远古的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去。“这样说来,探求原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上的人类学”。

II

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样一段话,居然能够准确地预示这一批学人后来几十年学术探索的方向。“文学人类学”这个名称,也就由此在汉语学术界里发端。10年之后的1996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首任会长为萧兵先生),如今简称“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研究文学的神话原型,到探索华夏文明的思想、信仰和想象的原型,这一派学者如今正式提出的大小传统理论和文化文本符号编码理论,可以说早已全面超越了当年所借鉴学习的原型批评理论,走出文学本位的限制,走向融通文史哲、宗教、艺术、心理学的广阔领域。

从1986到2018,整整32年过去了,我们也经历了自己人生从而立到花甲的过程。如今我们要解读的是5000多年前的先于华夏文明国家的“文化文本”,阐发的是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大墓的神话学内涵。这是当年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问题意识,先把我们引入文化人类学的宽广领域,再度引入中国考古学的全新知识世界,这样的跨越幅度,的确是当初摸索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时所始料未及的。

从原型批评倡导的文学有机整体论,拓展到文化符号的有机整体论、史前与文明贯通的文化文本论,这就是我们努力探索近40年的基本方向。自从西周青铜器上出现“中国”这个词语,至今不过3000年时间。2018年2月4日,我第二次给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开设讲座,题目是“九千年玉文化传承”。今日的学者能够在9000年延续不断的大背景中研究

“中国”和“中国文学”，这就是从先于文字的文化大传统，重新审视文字书写小传统的一套完整思路。相信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理论思路和研究范式，是本土学者对西方原型批评方法的全面超越和深化，这将会引向未来的知识更新格局。

本丛书要展示这40年的探索历程，以萧兵先生为首的这一批兴趣广泛的学人是如何一路走来，并逐渐成长壮大的。本丛书将给这个新兴学科留下它及时的也最有说服力的存照。希望后来者能够继往开来，特别注重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版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包括作为文史研究当代新方法论的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

是为丛书总序。

叶舒宪

2018年2月7日于北京太阳宫

自序

2006,我的“熊年”

爆竹声中一岁除。狗年刚刚过去,迎来又一个猪年。可对我来说,逝去的这一年似乎是个“熊年”。

本书记述的,就是我在“熊年”中考察中华熊图腾神话的始末。为一年的探究、研究做个专题的年记,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写作形式。我希望通过这个形式,把在学术论文和专著中都无法展现的探索和思考过程,也真实地呈现出来。这样或许能够给自己也提供一个自我检讨的机会——从二十多年前译介和实践西方的原型批评,到如今探寻中华祖先图腾神话,拓展国学的领域。这或许能见证一个人文研究者的自我超越之路。

在这一年之中,五出长城,两下长江,在我的一生中,算得上席不暇暖的时期,跑路最多的一年。仅在国内的旅程,就有两三万公里。对于从事比较文学专业的学人来说,案头工作是本职。这样的奔走,究竟为什么呢?回顾年内跑的地方,有半数是参加学术会议和活动,其余主要是在北方、中原和西北的民间考察,看省、市、县级及至学校的博物馆,探讨一些考古现场。为的是探索光靠书本知识无法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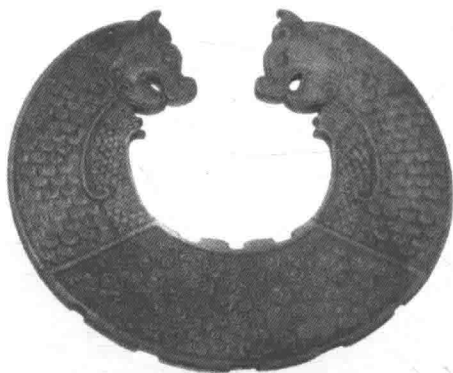
印第安萨满听熊神烟斗



前往东千佛洞的旅程

的问题——中华祖先图腾神话的源流线索。

在如今的大众媒体里，“图腾”一词，已经被宽泛地理解为某一族群的文化符号。可是在学界，对这个外来词还存在着很大争议。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泛图腾主义：大凡在古代神话传说和今天的民俗中见到动物、植物、星象等，都要看成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对象。另一种是反图腾



龙的原型考察可依据实物图像，南京博物院藏春秋双熊龙首玉璜

说，认为这个词只能适用于它的原产地——美洲印第安原始文化，不能像标签一样随意套用在其他文化中。我以为，这两种倾向都有失偏颇。图腾是随着西学东渐而传入我国的人类学术语。近一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常见词。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泛图腾主义的贡献，引起严谨学人的反感，在所难免。这里需注意的是，区分



熊真的笨吗？北美棕熊智擒游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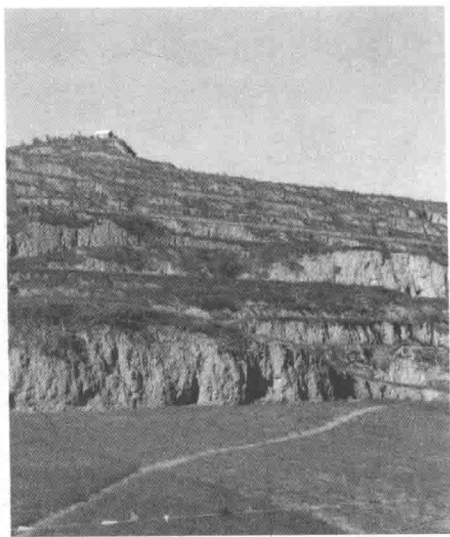
一般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自然崇拜指对自然物的神圣化，把动物植物等视为神明。而图腾崇拜也同样要圣化某些自然物，但是该动物或植物还必须被看成和自己的氏族或族群具有血缘的或者亲缘的关系，被直接认同为自己族群的先祖（或者先祖之化身）。诸如印第安人的狼氏族和熊氏族、龟氏族等，一目了然。我们中国人通常习惯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但莫须有的动物龙是不是华夏族的祖先图腾呢？证明起来头绪太纷繁，难以得出统一的认识。古今学人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已经汗牛充栋，过去大都倾向于从文字训诂入手，对



在礼县秦宫遗址发掘现场



祁连山雄关下的连霍高速旅途
浩如烟海的文献古籍中的记载做考证。



礼县秦先公大墓周围布满盗墓洞穴

对于远古的神话宗教一类文化现象,仅凭文字和文献记载去研究,很多东西是无法理解的,需要配合实地考察,寻找分析和破解的线索,再反过来对照书本中的记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对应现象。这样的多方对照的立体视野,应说是迄今为止,探讨此类远古文化问题的较周全的方式方法,比纯粹学院式的书本作业——钱钟书先生曾经讥讽为“从图书馆到图书馆的搬家工程”(大意),自然是另一种境界。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也许无论什么样的知识学习、传授方式都无法替代那种身临其境的现场的体验感。这种从亲历经验中获得的体悟,是学问境界真正突破所谓语言牢房和文字桎梏的拘限,而导向活的历史情境与真实世界的法宝。借用我们传统国学的一个说法,叫“格物致知”。如今的大学校里,文科方面“格物”的传统完全断绝了。知识的传承蜕变成了清一色的“读书致知”。倒是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需要



三星堆巨型青铜纵目面具



格物致知：英国美术生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馆写生

实验，美术需要写生，这些专业的学生还有对“物”的接触。而大部分的学院人士被所谓“学科建设”的目标假象所蒙蔽，根本没有意识到被书本束缚的巨大副作用。致使如今的学院派人士，整天陷入一种循环运动而不自知：忙于填表申报课题，编造纸上谈兵、不

断重复的所谓研究成果，出版学术垃圾以便交差，换取名实不符的所谓职称。这样一种循环，对于个人来说是浪费生命，对于国家来说是空耗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其荒唐之状，不亚于当年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不信就去图书馆和书店看看吧：各种各样的所谓“文学史”，五花八门的所谓“美学”或曰“美学原理”，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而十之八九陈陈相因，面目似曾相识，看去有根有据，读来无滋无味。换言之，单纯的读书致知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认识上的悖论性质，用通俗的比喻来说，就好像缘木求鱼，或者像盲人摸象。个中关系在于：与实际发生过的过程相比，与实际



曾侯乙墓编钟复原



湖北博物馆放映厅模拟编钟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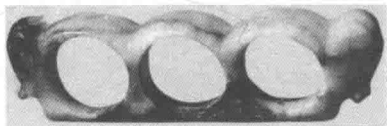
们全都是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中完全没有记述的,也就是靠读书致知的方式所根本意料不到的。如果你每天上午 11 点到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的小放映厅,亲自聆听一下出土的战国编钟模拟演奏贝多芬《欢乐颂》,你就会突然觉悟: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赞叹“黄钟大吕”,孔子那么发达的音乐感(闻《韶》后三月不知肉味)是在怎样一种高度发达的音乐背景中熏陶出来的,而两千多年前的伟大音乐生态环境在后代为什么逐渐退化甚至失传了。相对于编钟演奏的宏大深沉与丰富变化,我们今人所津津乐道的卡拉

存在过的形态相较,诉诸语言,就是损失,诉诸文字,更是挂一漏万。不论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庞大地下军阵,还是三星堆巨型青铜人造型,它们之所以给今天的参观者带来心灵的震撼,就因为它们



秦始皇陵一号坑兵马俑军阵后视图

OK 一类音乐实践,又多么像古代君子们所鄙夷的“靡靡之音”。我们大学课堂上讲《诗经》“钟鼓乐之”,也成了毫无音乐体验基础的纸上谈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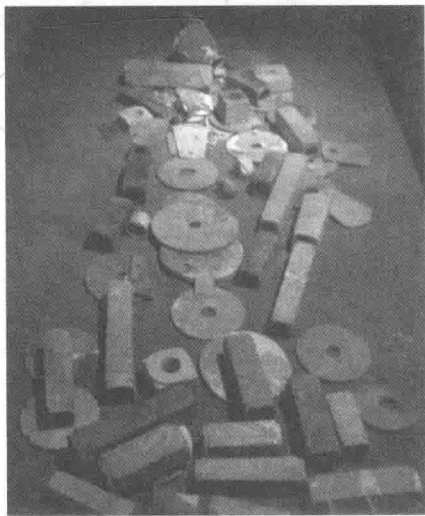


实物:辽宁建平牛河梁出土红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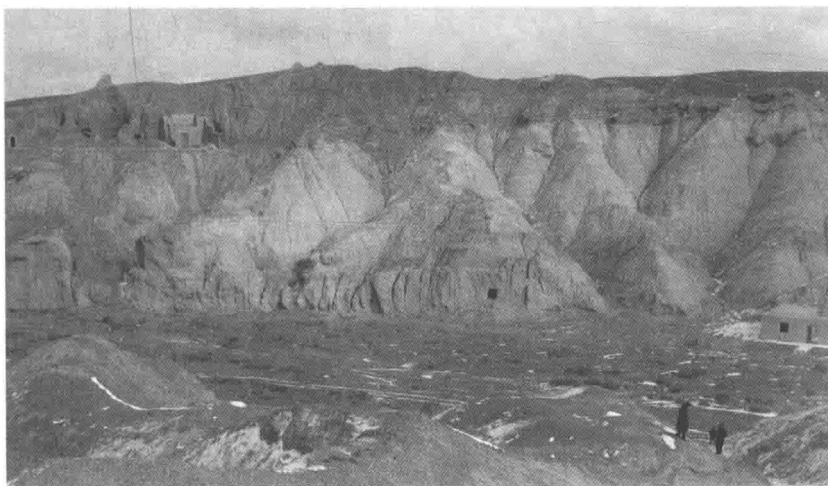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长久以来奉为神圣的所谓“历史”,也可以做新的反向理解:被有限的文字记载所遮蔽和所遗忘的东西。

文化双熊首三孔玉雕

这一理解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一种是传统史学的路子,从书本到书本,被古人用文字记下来的东西牵着走。另一种是我所希望的,从书本到实地和实物,到被文字记载所遮蔽和所遗忘的广阔天地中去探求。相比而言,后一种路子显然更具有探索一发现的乐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一年之中十次背包出远门,每一次都不会感到疲倦的原因吧。古人说的开卷有益,在这里拓展成了



南京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玉殓葬实景墓葬



实地:大漠包围中的安西东千佛洞



敦煌莫高窟

开车跑路有益。好像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到处充满着期待,有新的未知世界在等待着你那种感觉,实在是研究者的内在动力。

文化人类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新兴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潮流,可以相对地弥补和纠正纯学院式的文本研究之偏失。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从文本回到实物,对应的是现象学所说的“返回事物本身”。当然,这种认识的回归是有条件的。人们首先会发问:有多少实物可供我们去感知去格物呢?《女神文明》的作者金芭塔斯,之所以破天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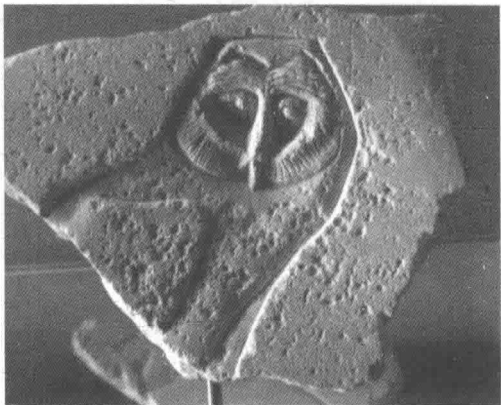
大胆提出欧洲史前曾经存在一种女神文明,是以近 10 万件正式发掘出土的雕像和陶器图案的分析统计为依据的。《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2002)一书编者,汉学家戴尔·布朗做出一个估算:仅中国大陆就曾有上万个古墓被盗掘。这和由官方组织的专业发掘的数量相比,虽不能说九牛比一毛,至少也是千百倍之差吧。另据民间的估算,我国曾



西夏女像石碑座,宁夏博物馆藏

有数以万计的人从事和盗墓、文物买卖相关的活动。事实上,真实的数据是无法统计也无人统计的。

回顾 20 世纪以来,国学传统中最具开创性的新领域,不是和挖掘有关,就是和“盗宝”相联系。比如说甲骨学,就发端于中药铺子里出售的安阳地下掘出的“龙骨”。再比如敦煌学,开始



古埃及法老陵墓神鹗浮雕

于外国文化人从藏经洞里盗宝出境。西夏学,始于俄国盗宝者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黑水城掠回圣彼得堡的西夏文书与文物。所有这些新挖掘出土和重新问世的文化遗迹,都相继成为国学传统现代复兴中最具活力的新分支。这个事实难道还不足以惊醒我们,如何到传世文献之外去寻求解决历史文化难题的途径吗?

我 2005 年 11 月在四川大学所做的一场报告中,斗胆提出“第四重证据”,强调古代的实物和图像(包括正式考古发掘的和民间传世的)资料对于研究古代文化所特有的“视觉说服力”(另外三重证据分别是传统文字训诂、出土的甲骨金文等和多民族民俗资料)。这篇稿子几经周折,一年之后总算刊出(载《文学评论》2006 年第 5 期),但是作为证据的图像却全部被砍掉了。文中所举案例是鸛鹗即猫头鹰如何在汉语文本中被建构为恶鸟的误读史。意在说明,相对于大传统的文物和图像所述说的猫头鹰文化史,小传统的汉语文本所述说的鸛鹗是怎样被遮蔽和扭曲的。

本书可以说是对四重证据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尝试:在汉语书写文本的非常有限的记录之外去寻求新的直观材料,试图重构出一个失落已久的熊神崇拜传统的线索。而这个熊图腾神话传统的深厚程度是足以让令人瞠目结舌的,因为它的由来比我们通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还要早至少三千年!

这本书中某些先发表的内容引起出版界老朋友的关注。可惜文章发



白玉雕熊母

表时都被删去了图像,让我的四重证据全然落空。我的看法是,在后现代知识观中,图像的作用已经超越了唯文字至上年代里的所谓插图,它们不再满足于充当活跃文字阅读效果的附庸或调料。因为图像所代表的实物和想象物,足以充当引领文字躯壳的叙事魂灵,成为实现对读者—观众的视觉说服的呈堂证据!在本书中,各种熊神—熊人、人黑的造型,变形和异形的熊偶像,不光是给对文字阅读感到疲劳的读者轻松消遣用的,也不光是给收藏界、美术专业人士和艺术设计者做参考的,也具有给单纯钻故纸啃文献的人洗脑子的作用,即拓展思维空间和想象力的作用。

为什么需要这种拓展呢?因为我们现代人,在动物园和马戏团之外,几乎是看不到熊的。在今天的儿童心目中,既缺乏对自然状态的野生熊类的真实感知,又根本不了解中华熊文化造型的悠久传统,所以笨笨熊或小熊维尼一类西化的、商业化的、卡通化的熊形象占据了统治地位,也就在所难免。而我们日常语言中的狗熊、熊包等词汇,几乎成了清一色的骂人话。面对这种现象,我既有一种文化断根的刺痛感,也希望能够在考古、收藏界、美术界和学术界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收藏更加具有历史文化品位,也让我们将来的福娃选秀之类活动更加具有本土传统底蕴,让大众的审美趣味能够有些许的学术基础或学术引导。

关于熊与人关系的新知识,狗年除夕央视10频道有个《绿色空间》节目,展示了四川山区一村民黄长学“与熊共舞”的真切生活场景,非常具有启发性。如果不是眼见为实,今人恐怕决不会相信: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和



汉画像——熊伏二犀图



今人已经难以看到野生状态的熊

熊这样的猛兽之间还会建立起唇齿相依的感情关系！对于古人说的黄帝时代可以驯养熊作为战斗力量的神话，也从一个侧面给了充分肯定的暗示。

本书不是从自然科学立场，做生物学、动物学意义上的熊罴探究，而是要揭示熊的文化意蕴，特别是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生灵在何时进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被先民所赋予的信仰意义、宗教价值和神话想象。更重要的是，要在整个欧亚美三大洲的广阔背景中探讨熊图腾文化的所以然，即解说为什么人类先民会普遍地、不约而同地赋予熊这种动物以神圣品性。熊图腾信仰和相关神话背后的仿生学和生态学底蕴，究竟有多么深厚，它又能给日益远离大自然的现代人带来怎样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契机？